

文史哲博士文丛

对民主批评的批评

◎ 王秀芹 著

齐鲁书社

对民主批评的批评

◎ 王秀芹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民主批评的批评/王秀芹著. —济南: 齐鲁书社,
2010. 8

ISBN 978—7—5333—2439—1

I. ①对… II. ①王… III. ①民主—研究—世界—古代②自由主义—研究—世界—现代 IV. ①D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3601 号

对民主批评的批评

王秀芹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网址 www.qlss. com. 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 com. cn

印 刷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5

插 页 2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439—1

定 价 23.00 元

序

民主诞生于古希腊。但古希腊人同我们一样，并不是拥有能看到未来的水晶球的魔法师，所以绝未想到他们创设的制度在被君主制扼杀两千多年之后不仅获得重生，而且被发扬光大。比如，启蒙学者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直接从古希腊的经验中获取三权分立和民享、民有、民治的灵感；马克思、恩格斯则把“争得民主”设置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优先目标；中国共产党人高擎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建起共和国，并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上奋力前行。而古代与现代的民主也因此成为当代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热议的对象。抚今追昔，民主无疑是古希腊人对人类文明的最重大贡献之一。

虽然民主已成各国政体发展的大势所趋，但在一国的现实当中如何实行民主，如何在民主制之下建设廉能政府，却始终是摆在时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二战之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后，西方民主价值观日益占据主导地位，而被西方学者奉为现代民主之源的古雅典民主也在这种氛围中被日益理想化，溢美之辞不绝于耳。这同古代思想家与众多近代政治思想家的评价明显有别。事实上，由于人类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民主政体和任何历史与现实中的社会制度一样，都存在着许多先天后天的不完善之处。其中，后天的缺陷可以补正，先天的不足，比如政治派系倾轧、政治家蛊惑人心，欺骗误导贿赂选民、以

权谋私、简单多数当政、效率相对低下等等，就难以克服。对此，古希腊人比我们有着更直观、更深切的感受。从古希腊保留下来的大量作品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主要是一批前沿知识分子，对民主颇有异议，尤其是对于所谓的“激进民主”可谓大张挞伐。这些批评不能简单地视为阶级偏见作祟，因为批评者们并不都属于贵族阶级，对民主政治进行猛烈抨击的喜剧为大众所欢迎本身也反映了当时雅典人的一种社会舆情。有鉴于此，古代与现代民主政体的倡导者与执行者对这种人类自我管理的形式进行过反复改良，但设计几近完美的制度需要人来贯彻执行，而人的局限致使民主固有的消极面始终难以摈除。面对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大革命狂飙，近代政治思想家中的许多人对古代人指出的多数暴政充满了恐惧，他们在古代人（尤其是柏拉图）的思想基础上，对古代民主的批评也甚为有力，并提出了颇为复杂的代议制解决措施，致使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西方的政治思想传统就发轫于这种深刻的反民主思想之中。

古今民主价值观的这种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全面认识民主的难度与必要性。如果只因集权体制的种种弊病便崇拜民主政体，认为抽象的民主是解决一切现实问题的良方，从而忽略对民主的客观考察与深刻全面的理解，就可能在实践中把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引向灾难。因此，研究古代与近现代的民主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有现实意义。这是王秀芹博士的这本专著的价值所在，它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思想史的视角，告诉读者：民主不仅是历史的实在，还是思想不断重构的产物。

显而易见，这是一本为古希腊民主辩护的论著。在近现代西方学者对古代民主的批评中，产生了几位著名的学家，如

托克维尔、伯林、贡斯当、萨托利、波普尔等。他们的批评深刻影响到现代人对古代民主的认识，对于创设更为合理与完善的近现代民主制度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他们却不是古典学家，对古希腊的历史并不十分熟悉，因此他们否定古代民主的一些重要论点与论据的漏洞就被王秀芹博士抓了个“正着”。比如，近现代政治学家往往笼统地谈论古希腊民主体制，却忽略了一个基本史实，即古希腊城邦是政体的实验场，不同政体应有尽有，而且即使一个性质相同的政体，也会在不同城邦衍生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呈现为同一政体下的不同类型。因此在对古希腊政治体制的分析上，今人不能只用一把尺子来度量。王秀芹敏锐地察觉了这一点，指出贡斯当的批评古代民主说“个人对社群权威的完全服从”——所有私人行动都受到严厉的监视。个人相对于舆论、劳动，特别是宗教的独立性未得到丝毫重视——乃是斯巴达的典型写照，并不适用于民主政治下的雅典。

再如，近现代批评古代民主的民主人士一个常用论点是雅典民主不是一国社会中所有人的民主，而是特殊利益集团的民主，因此不是真民主。但作者却正确指出：“即使是现代最民主的国家，也总有一些社会成员被排斥于民主之外，类似于古希腊那些没有公民权的外邦长住居民，甚至于奴隶”。她以号称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旗帜的美国为例。曾被马克思热情地称赞为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的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却没有它所宣称的那么神圣堂皇，所谓“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也只是指一部分人而已。直到1861年内战爆发，同样属于造物主所创造的“平等”的黑人

却遭受着美国白人庄园主的残酷奴役，不用说什么自由权、追求幸福权，连最基本的生命权都保证不了，他们的待遇甚至比不上雅典民主政治下的奴隶。即使在今天，客居的外国人依然不能享有所在国的政治权利，也无法享有与所在国公民同样的社会权利，依然属于所在国的边缘人。王秀芹博士因此尖锐地设问：在一个以自由、人权著称的国家，黑人获得法律上的自由使用了近一百年的时间，古代民主的批评家有什么优越感去指责几千年前的雅典人呢？

这样的历史分析与举证，掀开了现代人对现代民主崇拜的“盲目”外衣，令人有新鲜的感觉，对开拓读者的视野与思路，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我为《对民主批评的批评》一书中不时闪烁的类似思想火花叫好。它们反映了一位青年学者的立足实证与大胆思辨精神。希望作者能够以此书的出版为新起点，潜心治学，写出更多、更具内涵的学术成果来。

郭小凌

2010年8月23日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史料来源及其分析	(6)
第三节 研究现状	(16)
第一章 雅典民主整体主义论(上)	(30)
第一节 对“古代人的自由”观念的历史考察	(32)
一、“古代人的自由”要素分析	(33)
二、对贡斯当之论证的批驳	(44)
三、贡斯当的理性矫正	(59)
第二节 贡斯当自由理论成因探析	(66)
第二章 雅典民主整体主义论(下)	(72)
第一节 理想国与雅典：理想非现实	(72)
一、柏拉图的“理想国”	(72)
二、亚里士多德的“至善城邦”	(78)
三、理想与现实	(80)
第二节 现代的雅典民主整体主义论	(84)
第三章 多数暴政(上)——指控篇	(103)
第一节 古代人对“多数暴政”的控诉	(104)

一、暴民统治	(104)
二、集体僭主	(111)
三、多数穷人对少数富人的统治	(114)
四、古代知识精英们的理想	(117)
第二节 近现代对“多数暴政”的指控	(121)
第四章 多数暴政(下)——申辩篇	(131)
第一节 多数暴政论的缺失	(131)
一、民众的政治素质	(131)
二、直接民主的制度形式	(135)
三、民主：平民的防御武器	(141)
四、绝对平等	(151)
第二节 伯林与多数暴政	(156)
一、积极自由	(157)
二、消极自由	(167)
三、伯林自由理论之总结	(176)
第三节 人性与多数暴政	(181)
第五章 古代民主与现代自由主义	(190)
第一节 古代民主与自由	(190)
第二节 自由主义者的空想：个人自由至上	(194)
一、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	(195)
二、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	(201)
结语	(208)
附录 缩略表	(212)
参考文献	(214)
 后记	(229)

绪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在当今世界，“民主”俨然已成为一种时代大潮，人们纷纷标榜自己是民主人士，各个国家也都打出了民主的旗帜。但掩映在这一派繁荣景象之下的，是“民主”意义的混乱。由于对民主的认识角度和理解程度不相一致，人们对它的解释也多种多样，从而衍生出诸如“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自由民主”、“极权民主”等各种民主概念，简直不胜枚举。正如许多人所意识到的，现在人们的民主观已达到几乎无法对话的地步，萨托利一言以蔽之，“我们虽都声称喜欢民主，却不再知道什么是民主了”。^①

这种混乱造成了许多自由主义者心目中民主与自由主义民主的深刻对立。可以说，如今在西方社会受到广泛赞誉的不是“民主”，而是“自由主义民主”。这些自由主义者相信，民主与自由主义民主是不能划等号的，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不自由的民主”与“自由的民主”的区别，这样，民主与自由就在某

^① [美] 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 页。

某种程度上被对立了起来。

虽然自由主义无疑也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无论是自认为抑或被认为是自由主义阵营之一员的人们所持的观点也是形形色色，甚至矛盾重重，但大体而言，他们都坚持一个基本的信念，即人拥有某种神圣的个人权利，或者说个人自由，无论这种神圣是源于何方——神的声音、自然法还是契约，它都构建起一个独立于社会控制之外的领域，这个领域被称为最低限度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选择其生活方式而不受国家干预，从而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划出了一道清晰的界限。这就是为自由主义者所需要、所推崇的“免于……”的消极自由。而相反的，他们还相信有一种自由会危害到他们所喜爱的消极自由，这种自由被称为政治自由，或者积极自由，它源于个人希望参与政治活动、掌握公共权力抑或自我引导的需求。政治自由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走上侵犯个人自由的道路，是不值得提倡的。^①

而民主就被自由主义者们等同于集体意向的政治自由，认为它主要指“人民主权”这样一种公共权力、国家制度，关注的是国家权力的归属，其基本特征为直接参与、多数暴政、整体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各种形态的公意。如果过于强调这种民主就会妨碍个人自由的实现，成为反自由的民主。换句话说，不受节制的最大限度的民主，可能引发政治灾难、赞助最横暴的奴役，自由主义者称之为“大众的反叛”，“多数的暴政”，

① 伯林曾在《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指出，“自由”是一个其意义漏洞百出的概念，仅为人们记录下来的就有超过二百种以上的含义。参看 Berlin, Isaiah,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121. 本书所讨论的自由，不是形而上学及伦理学中所讨论的意志自由问题，而是实践意义上的自由。

计划社会的奴役，或极权主义民主。这一切都源于民主本身包含着某种极权专制的内核，这一内核只有在自由主义限制下才能受到制约。因此自由主义者主张用代议制、宪政、法治、分权制衡、私有财产权等自由主义方式来限制民主，也就是加了“自由主义”限制的自由主义民主。他们坚持，个人自由的价值是第一位的，个人权利至高无上；民主的价值则是第二位的，仅仅是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手段，其实质是为了私人利益而从事公共事务。^① 他们甚至倾向于把民主消弭于自由主义之中，当代政治理论家伍德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民主“充其量不过变成了自由主义的同义词”，“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趋向于淡化民主的思想，使之完全融化于自由主义的观念之中，不是将自由主义作为代表民主权力之民主政治的补充，而是作为它的替代物”。^②

自由主义者这样害怕政治自由、害怕民主有没有理由？当然是有的，起码他们自认为这些理论并不是无的放矢。他们指出，政治自由是一种古代自由，个人自由则是现代自由，相应的，以政治自由为追求目标的民主是属于古代世界的，而以个人自由为核心价值的自由主义民主则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由此可见，他们在抨击民主时，其实心中是装着一个古代民主范本的。众所周知，古代民主的典型代表是古代雅典民主。因此，现代民主理论在对待古代雅典民主的态度上，正面临着一种深刻的二元悖论，或者说“人格”上的分裂。一方面，众多西方学者把雅典民主奉为现代西方民主之鼻祖，对它推崇备

^① 可参看刘军宁等编：《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三联书店 1998 年版。

^② 引自黄洋：《民主政治诞生 2500 周年？》，《历史研究》2002 年第 6 期。

至。尤其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民主价值观日益占据主导地位，雅典民主也在这种氛围中被日益理想化，溢美之辞不绝于耳。^① 另一方面，古代雅典民主又成为许多自由主义者眼中不受欢迎的纯粹民主的代表。他们甚至认为，现代民主与古代民主之间的差异已经达到本质不同的程度，萨托利明确表示，“古人的民主不是今人的民主。前者是一种限于城邦的、直接的、不考虑个人的（不自由的）民主，后者则是一种国家范围的、代议制的和尊重个人的（自由的）民主。两者的不同已达到需要两种不同理论的程度。”^② 现代民主所要努力避免的正是古代民主的诸种弊端。因此，现代民主只是打着民主旗号的自由主义而已，“民主”本身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

自由主义者对古代民主的批评真的如他们想的那样理所当然吗？民主能否等同于古代民主？民主的特质是什么？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之间的差异到底有多大？很明显，这些问题牵涉到历史、政治等多个领域的知识。一直以来，无论是关于民主还是关于自由，从学术研究到政治实践，从历史学界、政治学界到哲学界都进行了方方面面的研究和探索，相关著作、文章或者文件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各种理论和观点层出不穷、多不胜数，笔者对此不要说穷尽，就是连最小的一角都还谈不上有什么了解，因此只能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就相关问题做一个相当自我的探讨。

这种探讨笔者希望包括两个方面：一、从历史的角度对近现代的某些民主理论进行探讨，当然不是考察理论本身的发展

① 参看黄洋：《民主政治诞生 2500 周年？》，《历史研究》2002 年第 6 期。

② [美] 乔·萨托利著：《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7 页。

历史，而是根据历史考察它们是否成立。其中包括古代民主与现代民主或者说是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问题，有关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两个自由概念的问题，以及由它们引发的各种相关理论。虽然作为一种理论可以人言人殊，但如果涉及到历史，就必须接受历史的检验，让历史事实来验证自己理论的合理性，正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二、结合自身对于政治的理解，对古今以来人们对民主的批评做一个带有批评意味的评论。必须再次说明，这个评论是相当自我的。首先，因为笔者的专业是历史学，因此对政治领域的专业知识掌握的相当粗陋；其次，这是一个基本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人凭着从各种渠道对现实生活的了解做出的评论，必然因受限于自身的知识和理解能力而显得浅薄；最后必须要正视的，就是笔者作为一个凡夫俗子，绝不敢说自己没有任何先入为主的立场和成见，或许这种成见还是极为偏颇的。

对于本书这个主题，在国外，由于民主历史悠久，民主制度相对比较成熟，因此各界学者们已经就相关问题陆续发表了许多论文和专著；国内学者对此也有接触，但基本停留在点的叙述上，尚无深入系统地探讨。因此在学术层面上，本书试图根据古典材料和现有研究成果，通过对以上所说两个方面的探讨系统阐释近现代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与古代民主的关系，以便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古代与现代的民主。

尽管现在“民主”已成大势所趋，但在一国的现实当中究竟如何实行民主，如何正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使民主更趋完善却仍然是摆在世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尤其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世所瞩目的辉煌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也仍然面临着来自外部与内部的种种压

力。因此，各抒己见、群策群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建设是我们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这也正是笔者撰写时所抱持的现实层面愿望。虽然笔者只是在自己的眼界范围内对民主做出自己的理解，至于是不是有较少合理性只能是见仁见智，但至少已经尽力。当然笔者能力有限，经验有限，所愿和所写肯定有着很大的距离，恳请各位读者本着一种宽容的心态给予指教和批评，本人在此先致以诚挚感谢。笔者一向都觉得，宽容是维持一个民主社会最基本的要素。

第二节 史料来源及其分析

本书在史料的利用上是颇具优势的。与古代中国一样，古希腊是古代世界少有的具有浓厚历史感的民族之一，拥有悠久的治史传统，因此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史料，尤其是有关本书主要涉及的雅典和斯巴达两个城邦的史料更是丰富。因为本书主要论点是古代民主的典型雅典民主，而以斯巴达政制为辅证，所以有必要重点考察一下有关雅典民主政治的资料情况。首先，雅典民主政治在古希腊民主政治中最具有代表性，也发育得最成熟，经历了从产生、发展、极盛到趋于衰落的整个过程，其优缺点都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其次，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繁荣，为我们留下了种类繁多的相关文字资料，比如历史学、政治学、哲学、戏剧、修辞学等，这些资料不仅反映出当时雅典社会的运行状况以及雅典人的各种观点，也大量涉及希腊其他城邦，为我们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坚实的依据；最重要的是，虽然这些文字资料的作者并不都是雅典人，但却基本上都亲身经历过公元前5—4世纪某个时间段内雅典历史的变迁，

比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伪色诺芬、柏拉图、阿里斯托芬、亚里士多德、伊索克拉底等，因此，他们关于雅典民主政治的记载可靠性比较强，感受直观，属一手史料。它们也是本书研究的主要依据。

一、希罗多德的《历史》

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 485—公元前 425 年）被西方誉为“史学之父”，其著作《历史》是古希腊第一部完整保存下来的史学巨著。他所记载的希波战争标志着希腊古典时代的开始，因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据学者们考证，大约在公元前 447—公元前 443 年之间，希罗多德曾经到过雅典，并同以伯里克利为首的雅典民主派和一些著名作家（例如悲剧诗人索福克利斯）有过交往。^①《历史》虽然体裁松散，但却擅长追本溯源，对希波战争涉及的各个民族都做了较为详细的历史考察，包括雅典和斯巴达。雅典的梭伦改革、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和克里斯提尼改革，斯巴达的来库古改革、历代国王的变迁，以及这些时期各自社会的基本状况都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希罗多德自己可以算是雅典民主的热情支持者，对雅典所取得的成就给以高度的赞扬。但他也记载了当时其他人对于民主的一些意见，尤其是三位波斯人关于政体的争论是我们了解当时希腊人政治态度的宝贵资料。

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 460—公元前 396 年）是

^① [古希腊]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2 页。

古希腊杰出的史学家，其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结构严谨、气势恢弘、注重史实，全文围绕着伯罗奔尼撒战争，对当时希腊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及人文环境进行了精彩描述，其中很多涉及雅典和斯巴达的政治具体运行状况，比如党派斗争、权力倾轧以及民众与领袖的关系等。

修昔底德历来被看做是一位客观严谨的历史著作者，他既不同于有闻必录的前辈希罗多德，也不同于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后起之秀色诺芬。在其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他注重史料的可靠性，力求事件的真实性与客观性，通篇很难发现他感情用事的地方。但史家写史总是在一定价值标准指导之下进行的，如果没有这种价值标准的指导，文章只会是一堆干枯的、没有生命的凌乱史实的堆积。因此，修昔底德在穷毕生之力写作这部不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也肯定有着自己的价值准则。由于这部书的内容实际主要是雅典的历史，作者作为一个雅典人，又曾亲身经历甚至参加过这次战争，必然对于自己的母邦和它的民主制度有着自己的看法。虽然这种看法并没有在书中明确表达出来，但通过他对一系列事件的叙述，在字里行间还是能够隐约看到他对于雅典民主的批评态度。

约占全书篇幅四分之一的演说辞是这部著作的一大特色，历来人们对于它的可靠性颇有争议。关于这点，修昔底德自己曾经做了一个声明：“对于那些由不同的人所发表的演说，……不仅是我要记得自己所听到的演说词中的确切词句非常困难，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难度；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实际上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